

蘇軾〈灑灑堆賦〉考——兼論其變化之 辭賦風格及不移之政治風範

廖志超*

〔摘要〕

〈灑灑堆賦〉是蘇軾文集首卷的第一篇作品，也是蘇軾現今傳世最早的一篇賦作。難能可貴的是這篇青年時期的作品，並非用蘇軾習作多年精熟的律賦來寫作，而是用新的體裁——文賦來呈現，不僅能融敘事、寫景、抒懷、說理於一文，其散文化、平易化的情形也十分鮮明，是蘇軾「因物賦形」「千變萬化」辭賦風格的代表作之一；這篇賦不惟構思新異，更表現了蘇軾不盲從他人，敢於獨標新見的精神，而「灑灑堆」孤城不摧的精神氣勢，正是蘇軾這一位北宋政壇中流砥柱的投射，「灑灑堆」可視為蘇軾從政不師不隨、立場堅定，獨立不移的精神象徵。

關鍵詞：蘇軾、賦、文賦、灑灑堆賦、辭賦風格

* 吳鳳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2007年9月12日，審查通過日期：2007年11月15日

責任編輯：廖宏昌教授

一、前言

賦淵源於詩騷，濫觴於戰國，鼎盛於兩漢，而嬗變於魏晉六朝，及至唐宋，雖時移世變仍流風不絕。在宋代，辭賦仍未失去它領先的地位，科舉試賦依舊帶動了辭賦創作的繁榮，兩宋三百年天下，大部分時間舉行的科舉考試都是要考試詩賦的。進士試賦，「凡進士試詩賦雜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¹對賦體的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云：「利之所在，人無不化」。²由於這項政治誘因，使得辭賦更爲知識分子所熟悉、勤練，辭賦在宋代的發展可以說是繼漢唐之後的另一高峰。

蘇軾（1036-1101）的辭賦創作，標志著宋代辭賦的最高成就，³是宋代此一發展高峰的峰頂。蘇軾的辭賦創作不僅在數量超過以賦名世的大家，而且在題材、內容、體式、風格、語言、表現手法等方面，都有重大創造和突破。其於辭賦史之價值，乃在於他開創賦體新局面、藝術新成就，標志了賦體文學發展的新方向。

蘇軾辭賦研究成果的品質和數量，與其詩文研究相較，顯然是蘇學研究較弱的一環。然而，其中最大的問題乃在於歷來研究的焦點太過集中於少數名篇。前後〈赤壁賦〉是蘇軾文學作品中之桂冠，爲蘇軾贏得「賦仙」、「一洗萬古」、「文章絕唱」之美名，歷來關於蘇軾辭賦作品的研究，多集

¹ 見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台北：世界書局，1988年），卷30，頁51。本文徵引之書，首次見文時，詳註朝代、作者、書名、冊數、頁數、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以便覆覈；再引用時，僅註明書名、冊數、頁數，以省篇幅。為統一體例，出版年一律以西元標記。

² 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云：「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此文以策論之盛行於世乃因「利之所在」；同理，兩宋大多時間試賦，辭賦之盛行亦是此一政治誘因。策論、詩賦所盛之時雖不同，然使其所盛之由，「利之所在，人無不化」則一也。〈擬進士對御試策〉，見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冊1，頁301。

³ 馬積高《賦史》云：「蘇軾是北宋詩、詞、文集大成的作家，也是宋、元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見馬積高撰，《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423。

中聚焦於前、後〈赤壁賦〉。⁴本文試圖從文獻考證、辭賦風格、政治思想等觀點切入，將論文聚焦於蘇軾現存首篇辭賦〈灑灑堆賦〉，為蘇軾變化之辭賦風格及其不移之政治風範作一正本溯源之考證研究工作。

二、蘇軾現存首篇辭賦考

關於蘇軾現存的首篇辭賦作品，歷來研究蘇賦學者有不同之見解，王文誥、吳雪濤主張〈屈原廟賦〉作於〈灑灑堆賦〉之前；而孔凡禮則以為〈灑灑堆賦〉作於〈屈原廟賦〉之前。據筆者之考查，這兩篇辭賦寫作時間相當接近，並且皆作於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蘇軾時年二十四。然而，蘇軾於嘉祐二年（1057）通過進士科舉考試，其寫作辭賦，似不應自嘉祐四年（1059）才開始？本文擬先由考察蘇軾現存首篇辭賦之前的習作及寫作狀況開始，然後再析論歷來學者之異見，並從相關史料中來考究研析，期能釐清現存首篇辭賦作品糾葛不清之研究現況。

（一）現存首篇辭賦之前的習作狀況

蘇軾身處宋代「重文輕武」科舉取士的政治環境下，辭賦作品作為仕途進取之必考科目，故始終為世人所重。正如「不學詩無以言」一樣，儒生要躋入仕林必須掌握應命作賦之本領。律賦不僅是進士科考之重要科目，亦為宋人學習寫作之基本訓練。⁵因此由童蒙經數十年之寒窗歲月，誦讀辭賦、練習作賦，是宋代儒生之必備功課。蘇軾〈答李端叔書〉云：「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又〈上梅直講書〉論其七、八歲，始知讀書之時，便「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年幼蘇軾經

⁴ 據遲文浚、許志剛、宋緒連主編《歷代辭賦辭典》所附之〈歷代賦研究論著、論文索引〉，其中收錄了大陸自1957年至1990年有關蘇軾辭賦相關論文38篇，其中35篇是研究〈赤壁賦〉之作品，只有3篇非關〈赤壁賦〉。

⁵ 漢以來的賦作，除百科全書式的內容，還囊括有語言文字、章法結構、修辭手法、表現技巧等方面的知識和技能。學賦、作賦的確有助於奠定文學創作的功底。……六朝以後的人學賦與作賦，除因功利所在，不得不然，也是他們在文學創作預備階段的一種特殊而必要的訓練。見萬光治撰，〈唐宋賦地位論略〉，載《文史哲》賦學專輯，1990年，5期，頁93-95。

常練習寫作辭賦，其詩作〈答任師中、家漢公〉云：「我時年尚幼，作賦慕相如」，從以上的考察可以得知蘇軾在幼年時期就已習作辭賦，可惜這些習作的辭賦作品今皆不傳。

後來蘇軾更在弱冠之年，藉律賦通過禮部考試及皇帝御試而取得進士資格，其中嘉祐二年（1057）御試的試題之一〈民監賦〉猶可考，⁶然蘇軾當年應試之作已佚，並未收入集中，殊為可惜。然則何以這些習作及應試之作未收入蘇軾文集之中，這不是沒有理由的。蘇軾在早年的〈南行前集敘〉中，就提出任自然、反勉強的文學主張，「非勉強所為之文」，他認為作品的內容和形式都要自然，不要刻意追求，「非能為之為工」，而是在思想情感激蕩下自然而創作出來的，是「不能不為之為工」的結果。文學創作不能為作而作，要達到「充滿勃郁而見於外」的藝術境界，即自己情思濃郁蘊積於內，到了「不能不為」的程度，才自然地表達出來。所以練習、應試之作不入集中，正符合他自己的文學主張，亦是其文學理論的具體實踐。

（二）蘇軾現存首篇辭賦作品考論

嘉祐二年（1057）二蘇通過進士考試，名動京師，忽然傳來母親病故於家鄉之噩耗，由於變出不意，三蘇倉促離京，日夜兼程趕回四川。時光荏苒，嘉祐四年（1059）十月，蘇軾兄弟守喪期滿，蘇洵亦連續接獲朝廷詔命，三蘇父子於是舉家遷往京城。他們乘船從眉州出發，先至嘉州，入敘州，過涪州、忠州、萬州、夔州、歸州、峽州，於十二月八日抵達荊州。這一路上，三蘇飽覽了長江沿岸的山水風光和賢人遺跡，父子三人在舟中各有吟詠，後來他們將途中所作詩文匯集為《南行前集》。此集中蘇軾的辭賦作品有〈灑灑堆賦〉、〈屈原廟賦〉，這是蘇軾現存最早的兩篇辭賦創作。

因為這兩篇賦作的寫作時間相當接近，歷來版本或研究專著，對於〈灑灑堆賦〉、〈屈原廟賦〉之寫作先後有不同之主張：

⁶ 孔凡禮《蘇軾年譜》嘉祐二年三月條下云：「仁宗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又試特奏名。內出〈民監賦〉、〈鸞刀詩〉、〈重申巽命論〉題。」其下注云蘇軾此次御試所作賦、詩已佚，論見《文集》卷3。見孔凡禮撰，《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54。

1. 主張〈屈原廟賦〉作於〈灩澦堆賦〉之前者

清·王文誥《蘇詩總案》云：

嘉祐四年，……十月，公還朝，與子由侍宮師行。……過忠州，作〈屈原廟賦〉。……抵夔州……發瞿塘，作〈灩澦堆賦〉。⁷

吳雪濤《蘇文繫年考略》嘉祐四年條下，先後列出〈屈原廟賦〉、〈灩澦堆賦〉並考略云：

屈原廟在忠州（今四川省忠縣），而灩澦堆則是長江瞿塘峽口的一塊巨石。〈屈原廟賦〉云：「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可知為作於忠州。〈灩澦堆賦〉亦當作於舟行過瞿塘峽時。⁸

根據王、吳之說，另就《中國歷史地圖集·宋、遼、金時期》之北宋地理形勢參看，嘉祐四年，三蘇順江流而東，其勢必先經忠州，後過夔州。⁹因此，先遊忠州之「屈原廟」，再往遊三峽之「灩澦堆」，則〈屈原廟賦〉先作於〈灩澦堆賦〉，似無疑議，然「屈原廟」不在忠州，故其說有待商榷。

事實上，「屈原廟」在歸州，參見蘇轍〈屈原廟賦〉云：「淒涼兮秭歸，寂寞兮屈氏。」亦可證「屈原廟」在歸州，不在忠州。然則王文誥、吳雪濤為何誤繫於忠州？蓋忠州有一「屈原塔」，二蘇在〈南行集〉中均有詩紀其事，蘇軾路經忠州，有〈屈原塔〉詩云：「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名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屈原塔〉詩作於〈入峽〉詩前，又可佐證。王、吳二人，將「屈原廟」與「屈原塔」視為一地，所以誤繫〈屈原廟賦〉作於忠州。詳考之後，不從王、吳之說。

⁷ 見清·王文誥輯訂，《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7年），卷1，頁501-505。

⁸ 見吳雪濤撰，《蘇文繫年考略》（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10。

⁹ 參譚其驥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宋、遼、金時期》（上海：中國地圖出版社，1989年），冊6，頁29-30。

2. 主張〈灩澦堆賦〉作於〈屈原廟賦〉之前者

孔凡禮《蘇軾年譜》嘉祐四年條下，將〈灩澦堆賦〉置於〈屈原廟賦〉之前，文云：

發瞿塘，作〈灩澦堆賦〉。入峽，過巫山，經神女廟，過巴東。……
過秭歸，作〈屈原廟賦〉。¹⁰

據上述之考論，得知「屈原廟」在歸州，不在忠州，此與孔氏之說相符。再詳考《樂城集》卷十七收蘇軾賦作八首，¹¹第一、二首先後分別為〈巫山賦〉、〈屈原廟賦〉，由於《樂城集》是蘇軾自己編訂的詩文集，¹²各文類皆是依寫作先後收錄，蘇軾〈屈原廟賦〉作於〈巫山賦〉之後，可知〈屈原廟賦〉當是作於入峽之後。經過與《樂城集》互考之後，得知蘇軾〈屈原廟賦〉是不可能作於未入峽之前的忠州。另，參照依寫作先後輯訂之《東坡集》，¹³〈灩澦堆賦〉置於〈屈原廟賦〉之前，則〈灩澦堆賦〉置於蘇軾

¹⁰ 見《蘇軾年譜》，頁 73。

¹¹ 《樂城集》卷 17，賦八首：〈巫山賦〉、〈屈原廟賦〉、〈缸硯賦〉、〈登真興寺樓賦〉、〈超然臺賦〉、〈服茯苓賦〉、〈墨竹賦〉、〈黃樓賦〉。

¹² 《樂城後集引》：「予少以文字為樂，涵泳其間，至以忘老。元祐六年，年五十有三，始以空疏備位政府，自是無述作之暇，顧前後所作不多，不忍棄去，乃哀而集之得五十卷，題曰《樂城集》。九年，得罪出守臨汝，自汝徙筠，自筠徙雷，自雷徙循，凡七年。元符三年蒙恩北歸，寓居潁川，至崇寧五年，前後十五年，憂患侵尋，所作寡矣。然亦斑斑可見，復類而編之，以為後集，凡二十四卷。眉山蘇氏子由書。」見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軾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冊 4，頁 1365。

¹³ 《東坡集》收錄蘇軾賦作七篇，依序為：〈灩澦堆賦〉、〈屈原廟賦〉、〈昆陽城賦〉、〈後杞菊賦〉、〈服胡麻賦〉、〈赤壁賦〉、〈後赤壁賦〉。《東坡集》蘇軾在世時已行世。《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 28 載：「《東坡文集》行於世者，其名不一。……其後居士英家刊大字《東坡前、後集》，最為善本。世傳《前集》，乃東坡手自編者，隨其出處，古律詩相間，謬誤絕少。」見《筆記小說大觀三十五編》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台北：新興書局，1983 年 10 月版），卷 28，頁 211。所謂《前集》即《東坡集》。此集乃東坡親手「隨其出處」依寫作時間先後而編定的，可信度高，極具參考價值。

賦作之首篇，更無疑議。

要之，經由上述之考證，〈灩澦堆賦〉被收錄在蘇軾在世時就已傳世的《東坡集》卷首的第一篇，再輔以二蘇遊歷行跡、歷史地圖、詩文作品、詩文集等資料線索，交叉比對考索的結果，〈灩澦堆賦〉是蘇軾現存首篇的辭賦創作，應較為合理。

三、灩澦堆與〈灩澦堆賦〉

長江流經四川東緣的崇山峻嶺，形成了壯麗雄奇的長江三峽。千百年來，三峽以其雄奇壯美吸引著無數人的目光，或心馳神往，或流連忘返。嘉祐四年（1059）十月，三蘇父子舉家遷往京城。他們先走水路，從眉州乘船出發，順著江流而下，沿途飽覽了三峽沿岸的山水風光和賢人遺跡。

三峽的第一個峽叫瞿塘峽，又叫夔峽。瞿塘峽氣勢磅礴，山勢雄峻，兩岸連山，重巖疊嶂。山勢之外，瞿塘水勢亦險急，其峽口稱夔門，自古有夔門天下雄之說。峽入口處的江心，有一塊船工望而生畏的巨石，名叫「灩澦堆」。石的周圍水勢險急，激成漩渦，遠古以來，「灩澦堆」不知撞沉多少船隻。蘇軾泊舟於此，目擊江流與「灩澦堆」相激，白浪滔天的景象，而作〈灩澦堆賦〉，摹寫經歷瞿塘峽口的山水景觀。他以生動的形象，寫出了灩澦堆壯觀澎湃之勢；同時更論理滔滔，抒發了他「危而求安」福禍相依的思想。

（一）「灩澦堆」之地理形勢及相關詩文

長江三峽是瞿塘峽（西段）、巫峽（中段）和西陵峽（東段）三段峽谷的總稱。三峽各具特色，各顯奇妙：瞿塘峽雄，巫峽秀，西陵險，共同構成了一幅壯觀瑰麗的畫卷。蘇軾在此次舟行進入瞿塘峽後，終於一償宿願，能親自一遊三峽，他在該次舟行稍早寫作之〈入峽〉詩就提及：「自昔懷幽賞，今茲得縱探。長江連楚蜀，萬派瀉東南。」在這首詩中，蘇軾詳實地記錄這次驚險的旅程，其描寫江狹云：「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龕」；敘述流急云：「合水來如電，黔波綠似藍。……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形容山秀云：「墜崖鳴窸窣，垂蔓綠毵毵。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飛

泉飄亂雪，怪石走驚驂。」¹⁴生動形象地描述了初入三峽江狹、流急、山秀的特點。

「瞿塘灩澦堆」，瞿塘峽是長江三峽的第一峽，是三峽的西段，西起奉節白帝城，東至巫山，在三峽中雖是最短的峽，卻以其險峻雄偉而著稱，這一帶連崖千丈，奔流電激，舟人爲之恐懼。關於「瞿塘峽」，《奉節縣誌·山川篇》載云：

兩岸對峙，中貫一江，灩澦當其口。瞿者，大也；唐，水所聚也。
又云：「瞿者，渠也，秋冬水落為瞿；唐者，唐也，春夏水溢為唐。」

15

蜀江會百川，經於夔門，而匯聚為瞿塘。杜詩云：「眾水會涪萬，瞿塘爭一門」¹⁶。瞿塘峽的夔門是長江三峽的入口，兩岸峭壁險峰對峙，恰似天造地設的大門。奔騰的江水經過四川盆地之後，從此進入三峽的窄門，瞿塘峽內的河寬只有一、二百公尺，最窄處不過幾十公尺，兩岸主要山峰可高達 1500 公尺，全川之水齊匯於此，奪路爭流，激起洶湧的浪濤，故有夔門天下雄之稱。而此即蘇軾〈灩澦堆賦〉序，所描繪泊舟瞿塘峽口所見之景象：「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瀾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大小，曾不及其十一。」

在瞿塘峽口的江心，有一龐然巨石，兀立江心，砥柱中流，此乃古來船工望而生畏的「灩澦堆」。這一帶暗礁急流，狂濤巨浪，船行至此險象環生，是天下最險惡的水道之一。遠古以來，灩澦堆不知撞沉多少船隻，因此行船的人口中流傳著這樣的歌謠：

灩澦大如象，瞿塘不敢上。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大如牛，

¹⁴ 〈入峽〉，見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冊1，頁31-32。

¹⁵ 見清·曾秀翹修、楊德坤纂，《奉節縣志》（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1年），冊1，卷7，頁151。

¹⁶ 〈長江二首〉其一，見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台北：文與哲出版社，1985年），卷14，頁736。

瞿塘不可流。灩澦大如鼉，瞿塘行舟絕。灩澦大如龜，瞿塘不可窺。灩澦大如服，瞿塘不可觸。¹⁷

這首民謠形象地說明了灩澦堆在不同水位時的形態，亦道出了昔日船工的恐懼。



圖 3-1：灩澦堆，1956 年，張祖道攝。¹⁸

「灩澦堆」，俗稱燕窩石，古代又名猶豫石。關於「灩澦」得名的由來，據《太平寰宇記》載：

灩澦堆周圍二十丈，在（夔）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塘峽口。冬水淺，屹然露百餘尺；夏水漲，沒數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近。又曰猶與，言舟子取途不決水脈，故猶與。諺曰：「灩澦大如樸，瞿塘不可觸。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大如鼉，瞿塘行

¹⁷ 〈俗傳灩澦堆語〉，見清·杜文瀾輯，周紹良點校，《古謠諺》（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卷 31，頁 450。

¹⁸ 圖片下載自 <http://cqtoday.cqnews.net/system/2006/09/28/000679783.shtml>

舟絕。灩澦大如龜，瞿塘不可窺。」¹⁹

這屹立在瞿塘峽口江心的巨礁，秋冬水枯時，顯露江心，長約 30 公尺，寬約 20 公尺，高約 40 公尺，好似一頭巨獸橫截江流。此時下水船可順勢而過；上水船則因水位太低，極易觸礁。夏季水漲時，一江怒水直奔灩澦堆，此時石堆幾乎完全沒入水中，周圍水勢險急，狂瀾騰空而起，渦流千回百轉，形成「灩澦洄瀾」的奇觀。在流速湍急的水面上航行，又遇到漩渦及亂流，舟人到底要走哪條水道才能安全渡過難關，往往因為缺乏把握而猶豫不決，所以叫做「猶豫堆」。《奉節縣志·山川篇》記載此一險象萬生的景況云：

灩澦堆，屹立瞿塘峽口，中流之柱石也。……左右漕口二道，每年自四月起至十月止，江水泛漲，水淹大石，噴濺洶湧，波浪曲折，船被水摧，往往觸石而碎，其深無底，為大水極險之灘。²⁰

「世以瞿塘峽口灩澦堆為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灩澦堆賦》序）除上述地理誌、民間歌謠紀錄傳唱外，歷朝歷代的騷人墨客舟行過此處者，無不為那覆舟可怖的水勢而留下詩篇，而這些描述它的詩文，均透露著一種懷有敬畏之情的告誡。茲舉唐三詩家為例，詩聖杜甫在夔州時，見船工啓航入瞿塘峽前，宰牛沉入江中祭水神，以祈求航行平安，於是作〈灩澦堆〉詩來顯示灩澦堆的禍害：「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²¹；白居易〈初入峽有感〉：「上有萬仞山，下有千丈水；蒼蒼兩崖間，闊狹容一葦。瞿唐呀直瀉，灩澦屹中峙。未夜黑巖昏，無風白浪起。大石如刀劍，小石如牙齒。一步不可行，況千三百里！」²²充分道出灩澦堆地理形勢之險惡；詩仙李白〈長干行〉云：「十六君遠行，瞿塘灩

¹⁹ 見宋·樂史撰，《宋本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冊7，卷148，頁4-5。

²⁰ 見《奉節縣志》，冊1，卷7，頁153-167。

²¹ 〈灩澦堆〉，見《杜詩詳註》，卷15，頁762。

²² 見唐·白居易撰，《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卷11，頁208。

灩澦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²³詩中描寫丈夫遠行經商，要經過暗礁急流、險象環生的瞿塘峽口灩澦堆，特別是在五月夏季水漲時礁石幾乎全部沒入水中，船隻更容易因此而撞碎沈沒！一般人只要想到這些久遠的傳聞與經驗，舟行至此，如何不心緒蒙上陰霾？如何不擔心驚恐？下文且看蘇軾如何看待這歷朝歷代「皆歸咎」之「天下之至險」？

(二)獨標新見之〈灩澦堆賦〉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蘇軾時年二十四，母喪守制期滿，侍父偕弟自蜀舟行適京師，舟行至夔州，泊船於瞿塘之口，留下了這一篇現存最早的一篇辭賦作品。由於本篇是篇幅極短的文賦，為方便讀者，茲將全文并序錄於下：

世以瞿塘峽口灩澦堆為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瀾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大小，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塘之口，則其嶮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為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²⁴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余泊舟乎瞿塘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壺]。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豗震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劍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

²³ 見唐·李白撰，《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4，頁256。

²⁴ 加上[]字是韻腳。

物理之固^然。²⁵

〈灩澦堆賦〉是蘇軾現存辭賦最早的作品，是他即將入仕前的作品。這一篇青年時期的作品，已能融敘事、寫景、抒懷、說理於一文。文章敘述他泊舟於瞿塘峽口，目擊江流與灩澦堆相激，白浪滔天的景象，驚駭而作此賦。他以生動的形象，淋漓酣暢的筆墨，寫出了灩澦堆壯觀澎湃之勢，浩浩漫漫的川江從成都平原一路安流而下，「瀰漫浩瀚，橫放於大野」，養成了一種「驕逞」之氣，未曾想過要面對高峽的催逼緊束！亦未料到一座小小灩澦堆竟然擋住了它的去路！於是憑藉著萬頃巨浪所積蓄的氣勢，與小小灩澦堆相搏擊，「喧豕震掉」，簡直是要讓灩澦堆粉身碎骨而滅頂。然而，其力卻絲毫也撼不動灩澦堆，江流只得平順地從堆下安流過去。

蘇軾寫江水善用「轉化」的擬人手法，讓江水有了人的驕逞傲氣：「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寫峽谷善用「譬喻」，形容貼切：「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寫灩澦之石用「孤城當道」、「城堅不可取」，形象生動。他描寫自然景物，善於攝取事物的鮮明特徵，以形象化的語言刻劃出事物的特有狀態，具有生動性和真切感。除了敘事、寫景之外，〈灩澦堆賦〉亦長於議論，蘇軾從自然現象中，體察到人生物理中一個重要哲理，即安與危的關係：「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賦文的最後幾句，是作者點睛之筆的議論，也是文章的題旨所在。綜觀這篇文賦句式靈活，不用典故，語言平易而生動，文氣恢宏而舒緩有致，充分展現了蘇軾青年時期的文風。

〈灩澦堆賦〉是蘇軾文集首卷的第一篇作品，也是現今傳世的最早的一篇辭賦作品，具有指標性的意義。「灩澦堆」是瞿塘峽的中流砥柱，「有功於斯人」；「灩澦堆」孤城不摧的精神氣勢，正是後來蘇軾這一位北宋政壇中流砥柱之投射，「灩澦堆」可視為蘇軾在政治上，不師不隨、立場堅定而「有功於當代」的精神象徵。此外，本篇賦文也是蘇軾「因物賦形」「千變萬化」辭賦風格之代表作；「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亦為蘇軾「危而求安」獨立不移政治風範的真實反映，下文兩節將據此再作申論。

²⁵ 見《蘇軾文集》，冊1，頁1。

四、「因物賦形」千變萬化之辭賦風格

蘇軾的辭賦創作，在題材、內容、體式、風格、語言、表現手法等方面，都有重大創造和突破。不僅對騷、駢、律等各種舊體作了改造；在體式的新創最大的成就便是完成文賦的定格工作。蘇軾於辭賦史之價值，乃在於他開創賦體新局面、藝術新成就，標志了賦體文學發展的新方向。²⁶

〈灑灑堆賦〉云：「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唯其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這一段論水的文字，正可以作爲蘇軾辭賦風格千變萬化的展現。水，沒有固定的形狀，「不自爲形」，唯其如此，它才能夠「因物賦形」，隨著地勢之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波瀾。文章作品也是一樣，爲了表現作者多端的「意」，就不能死守著一種僵固的表現方法，應該像水一樣流動無定、自由活潑，隨著所表現的內容之變化而煥發出不同的文采。

〈灑灑堆賦〉是蘇軾辭賦作品中現存最早的一篇作品，而這第一篇便是新的體裁——文賦，這篇賦散文化、平易化的情形已十分鮮明，這是難能可貴的。因爲在此之前蘇軾的作品應該都是爲參加科舉考試所習作的律賦，這些作品很可惜都沒有保存下來。很顯然，律賦程式化、格律化的諸多限制，不爲蘇軾所樂用，在其辭賦創作的開端就改以靈動、自由的散文手法來寫賦。以下茲以〈灑灑堆賦〉爲資，分別從其內容議論化、題材生活化、語言散文化、藝術表現多變化等方面，來析論蘇軾「因物賦形」千變萬化之辭賦風格的奠基形成。

(一) 內容議論化

蘇軾辭賦創作，將各體辭賦在體物、抒情的基礎上引入說理，從而使賦在表現手段上變得更加豐富多采，不拘一格。其辭賦內容主題最大的特色在於能融抒情、寫景、說理於一爐，而以議論爲主。他善於以曠達灑脫的主觀精神統攝萬象，搜研物理，融情入景，既以物象之鮮明給人審美愉

²⁶ 見廖志超撰，《蘇軾辭賦理論及其創作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2004年，頁260、261。

悅，又以說理之精警給人理智啓迪。²⁷

長於議論的特點，在〈灑灑堆賦〉中就表現得很明顯。蘇軾可謂善察物理者，開篇就獨標新見，使人耳目一新。其議論說理，如浩瀚江水出峽，滔滔汨汨，氣勢縱橫。賦前寫江濤過峽比作「勃乎若萬騎之西來」，而水礁相擊如同萬騎攻城，「鉤援臨衝」，讀來想像奇特，氣勢壯闊，驚心動魄。賦中形象化的摹景，為的是深切地述理，經過這一翻鋪墊，作者將「不自為形」、「因物賦形」的自然哲理通過心靈的轉換和議論的抒發，轉換為「安而生變」、「危而求安」的人生哲理，²⁸可謂見人所未見，發人所未發，而此一點睛之筆，便把形象描寫所蘊藏的哲理思想明確地告訴讀者！由上可見，蘇軾的議論，並非枯燥的說教，而是借助雄闊的氣勢和俊逸的語調予以表現，所以議論風生，新意妙理，層出不窮，既動人心魄，又耐人深思。

(二) 題材生活化

題材生活化、多元化是蘇軾辭賦的另一特色。蘇軾在創作題材上很少羈牽於漢賦之宮殿、京都、游獵、山川等描繪範圍，或是魏晉以後出現的登覽、憑弔、悼亡、傷別等創作模態。他的辭賦題材豐富多樣，表現領域更加開闊，已從宮廷走入民間，充分展現出生活化，為作者多元生活的反映。他喜歡描寫親身經歷之境和所見所聞的趣事，又愛好捻出身邊的細事微物，闡發物理，題材傾向於日常生活的觀察與描述。²⁹

嘉祐四年（1059）十月蘇軾守制期滿，以新科進士的身分，躊躇滿志地隨父偕弟取長江水道回京註官。此時的蘇軾對政治前程懷抱著無比的熱忱與信心，就這樣他懷著樂觀、興奮的心情，在回京路途上，沿途盤桓，欣賞名山大川，了解風土民情，瞻仰先賢遺跡，有觸於中，而發為詠歎。蘇軾〈南行前集敘〉云：

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
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

²⁷ 詳見《蘇軾辭賦理論及其創作之研究》，頁255。

²⁸ 參許結撰，《中國賦學歷史與批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542。

²⁹ 見《蘇軾辭賦理論及其創作之研究》，頁257。

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為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為得之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為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³⁰

是以，蘇軾此次舟行，泊船於瞿塘峽口，目睹「天下之至險」的灩澦堆，俯視「勃乎若萬騎之西來」的江水，心潮澎湃，因而寫下〈灩澦堆賦〉。這一篇〈灩澦堆賦〉，是蘇軾離蜀回京途中行旅遊歷之見聞，蘇軾據「耳目之所接者」以描述，立議興慨，普普通通的題材，信手拈來，寓以深意，即成佳作。

(三) 語言散文化

蘇軾的辭賦創作，在語言方面，以簡省自然、平正通達之文為尚，無艱深華麗之辭、晦澀難懂之語，樹立簡淡平實的文風。摯虞〈文章流別論〉云：「賦者，鋪陳之稱也」，就傳統的意義看來，賦的特點在於鋪陳，因此堆砌辭藻、排比典故幾乎成了賦的一個基本傾向。蘇軾的賦卻很少大段的鋪敘，很少辭藻典故的堆砌，多是直敘其事，常從世俗生活的細節中引出哲理的思維。曹丕《典論·論文》云：「詩賦欲麗」，劉勰《文心雕龍·詮賦》主張賦須「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在蘇軾以前的賦，或豔麗，或宏富，或壯采，或綺靡，總之大多對詞藻很講究。但蘇軾的賦卻不如此，他的賦文字樸實、清新，沒有采麗競繁的風格。他以唐宋古文散文化、平易化的氣勢，變華麗艱深的語言為平易，打破唐、五代駢、律拘謹板澀結構，形成易於抒情、寫景、敘事、議論等展示心靈的新體。³¹

〈灩澦堆賦〉句式散文化、平易化的情況就已十分明顯。全篇句式變化靈動，不拘成法，少則二字一句，多至十餘字一句，隨言長短，明明驅使著散體句子，卻又在文中插置「兮」字，並採用駢散相間的寫作手法，夾敘夾議，托物興懷。全賦騷句、散句、駢句並用，筆力縱橫，揮灑自如，奔騰前進，如大河滾滾，具有散文汪洋恣肆的氣勢，蘇軾青年時代的作品

³⁰ 見《蘇軾文集》，冊1，頁323。

³¹ 詳見《蘇軾辭賦理論及其創作之研究》，頁262-264。

就展現了語言平易而生動的文風。

蘇軾辭賦語言的散文化，亦表現在用韻上，其文賦的用韻，除去了律賦的限韻規律，既自然又自由，靈活而神妙，呈現出不拘一格的特色和跌宕多姿的節奏感。茲整理〈灑灑堆賦〉韻譜於下：³²

1. 【○**已**○**揣** ○○**理** ○○○**使** ○○○**以**】：上聲「紙」韻
紙 紙 紙 紙 紙

2. 【○○○**摧**○**盃**○○○○**來**】：平聲「灰」韻
灰 灰 灰

3. 【○○○**取**○**去** ○○**怒**】：上聲「麌」，去聲「御」、「遇」通韻³³
麌 御 遇

4. 【○○**安**○**然**】：平聲「寒」、「先」通韻³⁴
寒 先

〈灑灑堆賦〉全篇乃屬「轉韻」之例，全篇共用四個韻，轉韻三次。在各段之中，亦有「通韻」、「獨韻」的情況，如段 1、段 2 屬獨韻；段 3、段 4 屬通韻。文賦的押韻較諸於騷、駢、律三體，顯得自由靈動許多，本篇或以「兩句一韻」、「三句一韻」、「四句一韻」甚乃「五句一韻」為用，各種方式錯綜的運用以成篇，靈活自由、自然天成。本篇之用韻極為鬆散，已經呈現出其文賦用韻靈活多樣，隨在而施，不拘一格之特色。

(四) 藝術表現多變化

文學作品是客觀事物的反映，客觀事物是豐富多彩、變化無窮的，文學作品也應該「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生動活潑，多姿善

³² 下文之韻部分析，以《詩韻集成》各韻題下註明之通轉韻為則。詳見陳仕華撰，《詩韻集成》（台北：學海出版社，1993年）。

³³ 上聲七「麌」：古通「語」；去聲六「御」：古通「遇」；去聲七「遇」：古通「御」。

³⁴ 上平十四「寒」：古轉「先」；下平一「先」：古通「鹽」轉「寒」「刪」。

變。在辭賦的創作上，蘇軾往往突破凝固格局，「因物賦形」，信筆揮灑，綜用多種寫法之巧，汲取各種文體之長，因而其辭賦便能以變化多姿稱勝。³⁵

蘇軾在〈灑瀨堆賦〉中變化多姿的表現，就文體說，蘇軾一反昔日習作應試限制重重之律賦，而改變以靈動自由之文賦；就文章主旨來說，蘇軾一開篇，便一反前賢對灑瀨堆之看法，而獨標新見；就修辭技巧說，靈活運用鋪陳、譬喻、誇飾、轉化等各種修辭，一篇之中，往往數見交錯兼攝，變化多姿。〈灑瀨堆賦〉寫江水的譬喻很新鮮，表現得也很生動，他充份運用「轉化」手法，將水擬人化，因而形象生動，文中水石相鬥的場面，作者借用戰爭場面的描寫，描繪了一幅生動壯觀的自然圖畫。關於蘇軾寫水勢即寫戰陣的手法，孫民先生評云：

物態的水勢忽然在他眼中幻現成一場「攻城戰」。「萬騎之西來」，「鈞援臨衝」，這些人類作戰的詞語用到水石相擊的物象上去，……給人心理造成這樣一種印象：激烈而殘酷。正是經過這樣一場殊死搏鬥，才使可變之水勢有如「矢盡劍折」，「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最後敗下陣來，安然緩行於廣闊的江面。可見用人間戰事描繪峽水，可以恰切地表現水的因物賦形、因形成勢的必然之性。³⁶

蘇軾可謂善取譬者也，通過這種激烈壯觀的戰爭場面，極力渲染了灑瀨堆孤城不摧的氣勢，文情極為馳騁生動，使讀者如耳聞目睹，閱之心動。

要之，在這篇二十四歲創作的文賦之前，蘇軾為參加科舉考試，習作最多的體式應該是考試用的律賦才是，顯然律賦的程式化、格律化、限韻、限字等諸多限制，不為蘇軾所樂用，富有創新意識的蘇軾改以靈動、自由的散文手法來寫賦，而另立文賦新格式。在他的第一篇少作〈灑瀨堆賦〉，就已看到他為僵化老朽的賦體注入新的基因，使賦體又獲一新生的機會。

蘇軾在文學上追求活法，後來他在辭賦創作上，能根據不同的表現對象尋求最佳的表現形式，因而能多姿多態，達到「唯其不自為形，而因物

³⁵ 詳見《蘇軾辭賦理論及其創作之研究》，頁 261-262。

³⁶ 見孫民撰，《東坡賦譯注》（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頁 169。

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灑灑堆賦〉)的境界。經由上述之析論，可以看出「因物賦形」千變萬化的辭賦風格，在他青年時期就已奠基形成，〈灑灑堆賦〉就是很好的典範。因此，這篇賦被蘇軾列為文集之首篇，亦是其現存辭賦的首篇作品，此中必有蘇軾之用意。

五、「不師不隨」獨立不移之政治風範

蘇軾一生政治遭遇，大起大落，幾起幾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不隨流俗，與世浮沉，始終堅持自我，他不師隨新黨王安石、舊黨司馬光的政治見解，所以既不能見容於元豐，也不得志於元祐；³⁷在文學藝術方面，他亦反對與人雷同，而主「自成一家」，無論是詩、詞、文、賦、書法、繪畫，在他手中皆能開創新局。究其源本，乃是他在思想方面有著不與人同的獨立思考，而這一思想特色，在年輕蘇軾的〈灑灑堆賦〉就已充分展現出來。

〈灑灑堆賦〉開篇敘文便云：「世以瞿塘峽口灑灑堆為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蘇軾用「世」、「凡」、「皆」全稱肯定的敘述，說明凡人舉世對險悍灑灑堆江水的看法，然而蘇軾卻一反其意，肯定了灑灑堆「有功於斯人者」的作用，使人耳目一新。蘇軾言論與世人不同，是由於他看問題與世人的角度不同。他自信自己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是經得起推敲的，所以他為灑灑堆作賦，「以待

³⁷ 蘇軾〈與楊元素書〉云：「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見《蘇軾文集》，冊4，頁1655-1666。近人劉昭明對蘇軾此項人格特質著力最深，有一系列之相關論述，參見氏著〈從蘇軾〈賀新郎〉(乳燕飛華屋)詞論蘇軾在黃州時期之心境與寫作手法〉，《漢學研究》，12卷1期。〈蘇軾〈陳公弼傳〉考論〉，《文與哲》第3期，頁267-336。〈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發微——兼論相關詩文與史事〉(上)，《文與哲》，第4期，頁235-308。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發微——兼論相關詩文與史事〉(下)，《文與哲》，第5期，頁175-250。〈王安石誣陷蘇軾運售私鹽始末考——兼論蘇軾與程之才之恩怨情仇〉，《文與哲》，第7期，頁209-249。〈笑泯恩仇、蓋棺論定——蘇軾北歸詩考論(一)〉，《文與哲》，第8期，頁157-252。〈引物連類、直斥本朝昏君佞臣——蘇軾〈荔支歎〉的譏刺、典範與創意〉，《文與哲》，第9期，頁263-336。

好事者，試觀而思之」。這篇賦不惟構思新異，更表現了蘇軾不盲從他人，敢於獨標新見的精神，這種精神在他青年時就具備了，這是可貴的。

蘇軾回京途中所作的〈灩澦堆賦〉，充滿了青年蘇軾豪情萬丈的理想和初入仕途積極進取的精神。嘉祐二年（1057），蘇軾高中進士，名滿京師，正欲大展宏圖之時，卻因母親程氏病逝而歸蜀服喪。嘉祐四年（1059）蘇軾守制期滿，在回京路途上，船行至瞿塘峽口，蘇軾目睹「天下之至險」的灩澦堆。灩澦堆是江峽航運的一大障礙，船到這裡，稍一不慎則觸礁沉沒。歷來描寫灩澦堆的作品，大多驚歎於山陡浪險，令人喪魂。而年輕的蘇軾卻以獨有的豪氣和奔放的熱情觀察「嶮悍可畏」江水的來龍去脈，發出異人之語：「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他以為灩澦堆「孤城當道」般的阻滯，浩汗瀾漫的江水才「矢盡劍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在這裡，蘇軾對灩澦堆的贊頌，言外之意是對中流砥柱的贊頌，表現了他力排眾說，對獨立不移精神的仰慕。

砥柱中流、獨立不移的「灩澦堆」，可以說是蘇軾一生人格力量的絕妙寫照。蘇軾生活在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正是政局多變，黨爭不斷的時代。他一生既不能見容於元豐，也不得志於元祐，夾在王安石派和司馬光派之間，一生道路坎坷不平。在政治的險惡風浪裡，蘇軾的內心一直保有昂揚向上的精神。灩澦堆所表現的孤城不摧的精神氣勢，正是蘇軾這一中流砥柱的另一投射。他從江水流經灩澦堆而化險為夷的自然現象，體察到人生中的一個重要哲理，即安與危的關係：「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像灩澦堆這樣在激烈的戰鬥中得以生存，在險惡的環境中得以自立，也是自然界存在的一種形態。如果能夠把這個道理廣而推之，世間一切事物難道不是這樣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福與禍相互倚伏，安與危也是相反相成的。這充分顯示了青年蘇軾那種敢於迎接挑戰，敢於搏擊風雲，在艱難險阻中創造人生輝煌的氣魄。蘇軾一生長履至危之地而不懼，在徐州時率民抗洪，立朝時經常犯顏直諫，都和這種精神有關。³⁸蘇軾雖然身在激烈黨爭的政治漩渦裡浮沉，然而他始終獨立不移，就像灩澦堆一樣砥柱中流，而有功於斯人！

³⁸ 見馬德富撰，〈論蘇軾的賦〉，《東坡文論叢》（蘇軾研究學會，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年），頁110-111。

六、結語

〈灩澦堆賦〉是蘇軾文集首卷的第一篇作品，也是現今傳世的最早的一篇賦作。這篇青年時期用新體文賦呈現的賦作，能融敘事、寫景、抒懷、說理於一文，是蘇軾「因物賦形」「千變萬化」辭賦風格的代表作；「灩澦堆」所表現孤城不摧的精神氣勢，正是蘇軾這一位北宋政壇的中流砥柱的投射，「灩澦堆」可視為蘇軾從政不師不隨，立場堅定，獨立不移的精神象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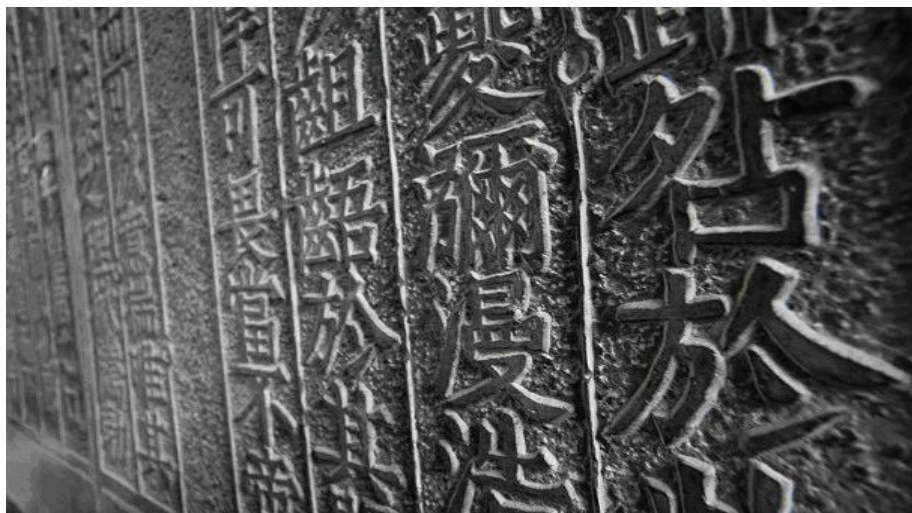


圖 6-1：瞿塘關重刻〈灩澦堆賦〉，2006 年，熊少華書，劉承智刊版。³⁹

³⁹ 圖片及重刻記下載自 http://www.csxsn.com/platform/news_view.asp?newsid=3648，瞿塘關重刻〈灩澦堆賦〉記：「東坡先生〈灩澦堆賦〉乃早年力作，巴渝名賦。方其赴京應試取道夔府，登白帝以觀八陣遊瞿塘而賦灩澦。灩澦雖有覆舟之險，亦有避危之用。舒緩江水，實為中流砥柱。餘每讀先賢之文，則思世路之艱。蘇子曰：物固有以安而生變，亦有以用危而求安。驚世之論，迄今流傳。揚增新公亦云：舟之覆不于瞿塘灩澦而于平流，車之覆不于孟門太行而于康莊。所謂危者使平易者使傾也。老子曰：夷道若類，皆此理也。行舟如此，為人亦然。如今截流築壩浪靜風平，重刻坡公之賦于左。所望遊瞿塘者不可不知平而不平之理，不可不懷居安思危之心也。為之記。 魏靖宇記於雲根堂，

1958年，為行船通航的需要，千古奇險「灩澦堆」已在炸藥下灰飛煙滅，瞿塘「灩澦回瀾」的景觀不復再有。然而蘇軾獨立不移的精神不死，始終影響著、吸引著歷代無數士子的景仰，如今，天下至險已風平浪靜，「灩澦堆」亦永沉江底，然蘇軾早年力作之巴渝名賦——〈灩澦堆賦〉，卻在2006年重刻於瞿塘關，驚世之論，再一次警醒著人心。「灩澦堆」中流砥柱雄奇的身影，終將與蘇軾的作品及精神永遠流傳。

引用文獻

(依引用順序排列)

- 《文獻通考》，元·馬端臨撰，台北：世界書局，1988年。
- 《賦史》，馬積高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蘇軾文集》，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唐宋賦地位論略〉，萬光治撰，載《文史哲》賦學專輯，1990年，5期。
- 《蘇軾年譜》，孔凡禮撰，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清·王文誥輯訂，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7年。
- 《蘇文繫年考略》，吳雪濤著，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0年。
- 《中國歷史地圖集·宋、遼、金時期》，譚其驤主編，上海：中國地圖出版社，1989年。
- 《蘇轍集》，宋·蘇轍撰，陳宏天、高秀芳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茗溪漁隱叢話》，宋·胡仔纂集(筆記小說大觀35編)，台北：新興書局，1983年。
- 《蘇軾詩集》，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奉節縣志》，清·曾秀翹修、楊德坤纂，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1年。
- 《杜詩詳註》，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台北：文與哲出版社，1985年。
- 《古謠諺》，清·杜文瀾輯，周紹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宋本太平寰宇記》，宋·樂史撰，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白居易集》，唐·白居易撰，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撰，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蘇軾辭賦理論及其創作之研究》，廖志超撰，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2004年。
- 《中國賦學歷史與批評》，許結撰，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
- 《詩韻集成》，陳仕華撰，台北：學海出版社，1993年。
- 《東坡賦譯注》，孫民撰，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
- 〈論蘇軾的賦〉，馬德富撰，《東坡文論叢》，蘇軾研究學會，成都：四川

文藝出版社，1986年，頁101-114。

〈從蘇軾〈賀新郎〉（乳燕飛華屋）詞論蘇軾在黃州時期之心境與寫作手法〉，劉昭明撰，《漢學研究》，12卷1期。

〈蘇軾〈陳公弼傳〉考論〉，劉昭明撰，《文與哲》第3期。

〈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發微——兼論相關詩文與史事〉（上），劉昭明撰，《文與哲》，第4期。

〈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發微——兼論相關詩文與史事〉（下），劉昭明撰，《文與哲》，第5期。

〈王安石誣陷蘇軾運售私鹽始末考——兼論蘇軾與程之才之恩怨情仇〉，劉昭明撰，《文與哲》，第7期。

〈笑泯恩仇、蓋棺論定——蘇軾北歸詩考論（一）〉，《文與哲》，劉昭明撰，第8期。

〈引物連類、直斥本朝昏君佞臣——蘇軾〈荔支歎〉的譏刺、典範與創意〉，《文與哲》，第9期。

A Study on Su-Shih's Yan Yu Duei Fu —— Also a Commentary on his Diverse Writing Styles and Persistent Statesmanship

Liao, Chih-Chao *

[Abstract]

Yan Yu Duei Fu is the first piece of work compiled in the Literary Collection of Su-Shih, and it is also Su-Shih's earliest ever found work of Fu. What highlights this prose created in Su-Shih's youth is its new form — Wen-Fu. Different from his later sophisticated Lu-Fu style, it is a combination of narrative, descriptive, sentimental and argumentative writing, and its prose form and easy to read characteristic vividly represents Su-Shih's flexible and diverse writing styles of Tsu and Fu. This prose is not only composed with originality but it also shows Su-Shih's independent character and novel ideas without conformism. Moreover, the isolated but indestructible Yan Yu Duei symbolizes Su-Shih's integrity, which is a mainstay in the troubled political currents of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 Yan Yu Duei can be deemed a spiritual symbol of Su-Shih's firm political stance and independent statesmanship.

Keywords: Su-Shih, Fu, Wen-Fu, Yan Yu Duei Fu, Styles of Tsu and Fu

* Asssn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neal Courses, Wu-F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